

戰爭的台灣小說-日治時代的台灣小說

葉 石 濤

- ◆ 1925 年生
- ◆ 台南師範專科學校畢業
- ◆ 曾任小學教師 46 年現已退休
- ◆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代表著作：

- ◎ 《台灣文學史綱》
- ◎ 《紅鞋子》
- ◎ 《西拉雅末裔潘銀花》

授課大綱：

- 一、台灣新文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 二、台灣新學運動中小說的演變。
- 三、戰前台灣小說攻占日本中央文壇。



參考書目：

1.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文學入門》
2.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
3.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

日治時代的小說

葉石濤

1. 台灣新文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一八九五年，清朝把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淪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台灣住民包括漢人和南島語族的原住民，始終不願被外來民族所治。因而，展開了長達二〇年之久的武裝抗日活動，直到一九一五年的霧吧年事件，才告結束。

台灣的原住民缺乏書寫系統，但有豐富的傳說，神話、傳承和民話等口傳文學留下來，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才有以中國白話文書寫的原住民文學出現。漢人在台灣的文學活動，從一六六二年明太僕寺卿沈光文來台創立「東吟社」播種古文文學以來，直到現在約有三百四十多年的悠久歷史。從一九二〇年代左右，隨著武裝抗日活動停止，台灣民眾轉向合法、漸進、和平的社會運動，為配合台灣人的覺醒運動，主張反殖民、反帝、反封建的台灣新文學於焉誕生。台灣新文學作品主要由三種書寫系統所構成，中國白話文、日文以及台灣話文。由於原住民還沒有作家出現，主要的作家有台灣中國白話文作家、台灣日文作家、台灣話文作家以及日本作家。

當然殖民地統治的原則是掠奪土地，利用台灣的資源和勞動力使日本本國更加豐裕。因此為了殖民地統治的方便起見，殖民者剝奪台灣住民的母語，強迫台灣人學日本語文，進而把被殖民者徹底日本化，結果從一九三七年查禁漢文，企圖使台灣人失去母語及喪失民族意識。台灣漢人被迫被用日語文發展文學是可以預料的結果，事實上，從一九三七年到日本敗戰的一九四五年為止，台灣文學主要是日文文學。

雖然台灣人作家被逼不得不用日文創作，但是台灣人文學的基本精神和傳統不同於日本作家。日本作家具有優越的統治者意識，把台灣文學視為日本文學的一環，認為台灣文學是日本文學延長線上的外地文學，這和戰後的統治者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是邊疆文學，出自於同樣的思考。但是台灣作家始終堅信台灣文學是獨立自主的文學，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只是台灣新文學作品的本質和風格始終跟日本作家作品格格不入。日本作家縱令以台灣為舞台或素材創造

的文學富於異國情緒 (exoticism)，有些作品浪漫而耽美，但並沒有反映出台灣這塊土地和人民生活現實的國境跟眾多中國流寓文人的文學很類似。台灣人作家都採用寫實主義 (realisme)，以及殖民、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態度來描述台灣民眾在殖民統治下被虐待、被剝削、被欺凌的生活現實。戰前的台灣小說除去一小撮的皇民文學以外大多都富有抗議性和抵抗性。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隨著台灣的時代，社會的演變，大約可以分為「萌芽期」、「開花期」及「戰爭期」三個階段。而小說的內容和風格也充分呈現這三個階段的特色。

一、萌芽期：中國的五四文學革命理論波及到台灣的一九二二年，開始到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勃起而盛行的一九三一年為止。這期間從白話文運動到新舊文學論爭，中國白話文終於紮根於台灣。中國白話文的定居也帶來了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勃興。這階段的小說大多屬於習作性質，少見有出色的傑作。

二、開花期：從台灣文學走向獨自的道路的一九三二年到中日全面戰爭前夕的一九三七年為止。由於一九三一年，台灣的社會運動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眾多社會運動家轉向投身於新文學運動，於是新文學運動才邁入開花期。積極地推動新文學運動的結果，相繼出現全文藝雜誌。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思想體系下，出現了對抗中國白話文的台灣話文運動以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爭。直到一九三七年面對中日全面戰爭的展開，台灣總督廢止了報紙的「漢文欄」，禁止用漢文創作，使得台灣新文學迎接了轉機。漢文作家失去了發表創作的園地而不得不沉默停筆，然而台灣日文作家中也有人脫離了文藝圈，使得台灣新文學喪失了活力而顯得脆弱。代之而起的是原本就用日文寫作的台灣作家逐漸成為主宰的力量。雖然如此，在這時期的中國白話文小說或日文小說業已脫離了習作階段，有成熟卓越的表現。

三、戰爭期：從一九三七年以降到日本敗戰，應該可以說是戰時下的台灣文學。這時期的文學活動，在皇民化運動的烏雲籠罩下展開。漢文作品絕跡，漢文作家被迫沈默，有一部分台灣日文作家也停止創作。代之而起的是嶄新世代的日文作家，可以看見世代更迭的現象。這時候，在台日本人展開了有組織的文學活動，逐漸掌握了台灣文學的主導權。於是台灣人和日本人互相合作，推展台灣文學的發展，然而一部分台灣作家仍不屈服，堅強地對抗以日本人為主體的活動，堅持台灣為主體的文學活動。

2. 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小說的演變

一九二二年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已經達到二四〇〇人；這是因為在台灣除初等教育之外缺乏高等教育，台灣人不得不負笈日本深造的結果。可見台灣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的歧視，這些留學生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洗禮。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義」的主張給被殖民的台灣留學生帶來徹底的覺醒，他們強烈地希望擺脫日本殖民的掠奪和虐待。一九一九年台灣留學生組織了「啟發會」後改稱「新民會」。日本殖民地當局認為新民會是「站在民族自決的立場去實踐，推行島民的啟蒙運動，企圖合法地伸長民權」。這新民會中的學生另外組織了「台灣青年會」，一九二〇年七月創刊了《台灣青年》。一九二二年為了響應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及民族運動，《台灣青年》改為《台灣，有關於新文學運動的論述和創作從此登載於《台灣》。一九二三年跟《台灣》並行發刊週刊《台灣民報》，遷台後一九二九年改為《台灣新民報》，一九三七年廢止漢文變成清一色日文報紙《興南新聞》直到日本敗戰。《台灣青年》及《台灣》所刊登的大多為文學論述，如陳炘〈文學與職務〉，喬文芳〈實社會與文學〉，陳瑞，黃呈聰〈論著及白話文的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等。

一九二二年追風〈謝春木〉在《台灣》上發表了戰前台灣小說的第一篇日文小說〈如往何處去？〉。這是篇反封建主題的小說，針對年輕女性的婚姻不自由提出了控訴。一九二三年在《台灣》出現了無知〈神秘的自制島〉和柳裳〈犬羊禍〉，一九二四年《台灣民報》出現了施文杞〈台娘悲史〉，這三篇都是最早期的中國白話文短篇，風格近似寓言，以辛辣的諷刺抨擊殖民統治。有些小說近似黑色幽默，含有淪為被殖民者的悲憤。

一九二六年《台灣民報》刊載了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小說〈一桿稱仔〉，張我軍〈買彩票〉，楊雲萍的四篇短篇依次為〈光臨〉〈弟兄〉〈月下〉以及〈黃昏的蕉園〉。張我軍的小說〈買彩票〉取材於北京的庶民生活跟台灣扯不上關係。楊雲萍的〈光臨〉描述村民熱望期待日本巡查光臨而失望的故事，諷刺了一部分台灣人的妥協迎合的醜態。這中間賴和的「一桿稱仔」是戰時台灣小說經典之作。

這篇中國白話文短篇的主角為秦得參〈真多慘〉，是一個無田地耕耘的貧窮農民。在日治時代農民要做佃農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向地

主租田時必須付出一筆押租金。秦得參無錢租田，只好去城市謀取生計。他向人租了一個稱仔去賣茶。不幸遇到一個日本警察，且無意中得罪了他。警察以他的稱仔不合總督府規定為理由扣押他坐牢，農曆新年來到時，他的妻子賣掉頭上的金簪，從牢裏救出老公。然後小說就跳躍，描述日本警察有一夜間被人殺死在路上。既沒有闡釋誰殺的，也沒有一言半句的說明。這種飛躍式的敘述，使得賴和的這篇小說過在戰前台灣小說中是反殖民意念最濃厚的小說，也說明了台灣人的反抗已達到實踐的地步。恐怕這種強烈的反抗意識，惟有楊逵的（新聞配達夫）差堪比美。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雜誌《南音》創刊。《南音》極力提倡台灣話文，不到一年的刊行中登載了賴和的小說〈歸家〉和〈惹事〉。周定山〈老成黨〉〈摧毀了的嫩芽〉，赤子〈擦鞋匠〉，郭秋生〈貓兒〉。主題多不離開反殖民和反封建。

一九三三年七月，在東京的留學生組織了「台灣藝術研究會」刊行《福爾摩沙》。發表了張文環〈落蕾〉，巫永福〈首與體〉和〈黑龍〉，吳希聖〈豚〉。特別是吳希聖的〈豚〉描寫台灣女性的悲慘境遇是篇力作，跟楊逵的〈新聞配達夫〉，同時獲得一九三四年「台灣文藝聯盟」的獎勵金。

一九三四年五月全島性的文藝組織「台灣文藝聯盟」告成立。十一月刊行機關誌《台灣文藝》。在這雜誌上刊登的小說質與量都有可觀的成就。中國白話文小說作家有賴和、張深切、林越峰、楊華、朱點人、王錦江、蔡愁洞、蔡德音、吳慶堂等作家。其中楊華的〈薄命〉被收錄於一九三六年從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刊行的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集《山靈》。同時被收進的有楊逵的〈新聞配達夫〉以及呂赫若的〈牛車〉。這些作品皆是胡風所譯。

《台灣文藝》中的日文作家有巫永福、吳希聖、張文環、呂赫若、翁鬧、楊逵、林敬璋、吳鬱三、張榮宗等人。其中翁鬧的〈鸞爺〉，微妙地柔合了貧困與老人心理具有社會性。呂赫若的〈暴風雨前的故事〉，描寫農村社會中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以社會批判的立場上，分析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中的階級性對立。《台灣文藝》刊出的小說，已經擺脫了曝露性政治色彩。具有確立從文學本質的立場上觀察及描寫的傾向，有了濃厚的藝術香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楊逵和葉陶創刊了漢、日文併刊的文藝雜誌《台灣新文學》。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號上提出「漢文創作特輯」。發

表了八篇漢文小說，計有賴賢穎〈稻熱病〉，尚未央〈老雞母〉，馬木歷〈西北雨〉，朱點人〈脫穎〉，洋〈鴛鴦〉，廢人〈三更半暝〉，王錦江〈十字路〉，周定山〈旋風〉。此外的漢文創作有朱石峰〈秋信〉〈長壽會〉，賴堂郎〈女鬼〉〈姊妹〉，張慶堂〈羊關〉〈老與死〉〈他是流眼淚了〉，楊柳塘〈有一天〉〈轉途〉，周定山（乳母）（王仔英），莊松林〈鴨母雨〉〈林道乾〉。其中朱石峰的〈秋信〉描寫被殖民者迎合和抗拒的微妙心理。日文作家有楊遠〈水牛〉〈田園小景〉〈知哥仔伯〉，張文環〈過重〉〈豚的生產〉，呂赫若〈行末記〉〈逃逸的男人〉，吳濁流〈水溝裡的錦鯉魚〉〈回歸自然〉，賴明弘〈夏天〉〈魔力〉〈結婚的男人〉，翁鬧〈羅漢腳〉〈黎明前的戀愛故事〉，藍紅綠〈紳士之道〉〈慈善家〉，黃有才〈淒慘譜〉〈斷崖下〉。陳華培〈王萬之妻〉〈豚祭〉。當然除台灣日文作家之外也有日本人作家，如佐賀久男〈鞋子〉〈盲目〉〈出奔〉等。

《台灣新文學》有濃厚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色彩，充分和日本左傾作家合作，可惜經營困難又遭到禁止漢文創作而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不得不停刊。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日人作家西川滿創刊《文藝台灣》。在這兒發表小說的台灣人日文作家寥寥無幾，大多為日本作家。發表小說最多的是龍瑛宗共有〈村娘逝矣〉〈邂逅〉〈白色的山脈〉〈龍舌蘭與月亮〉等四篇。陳火泉有〈道〉〈張先生〉兩篇，周金波有〈志願兵〉〈鄉愁〉兩篇，葉石濤〈林君寄來的信〉〈春怨〉等。

一九四一年五月，張文環創刊了《台灣文學》，刊登的小說都是寫實主義的風格，注重反映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生活現實，暗含有抵抗意識。張文環發表了經典之作〈夜猿〉，此外有〈頓悟〉〈藝姐之家〉〈閩雞〉〈迷兒〉〈論語與雞〉〈地方生活〉等作品。創作量豐富的首推呂赫若〈財子壽〉〈風水〉〈月夜〉〈合家平安〉〈柘榴〉〈玉蘭花〉。小說的發表只有一、兩篇的有林衡道〈姊妹〉，巫永福〈欲〉，楊遠〈無醫村〉。楊千鶴〈花開季節〉，王昶雄〈奔流〉，龍瑛宗〈蓮霧之庭〉。其中張文環的〈夜猿〉，一九四三年獲得皇民奉公會的第一屆台灣文學賞。此作絕對不是皇民文學。張文環富有道家思想，他也是澈底的寫實主義者。（夜猿）中說到地主後代石有諒返回深山建立竹紙、筍乾工場的過程。他的兩個男孩，其中之一很可能是張文環幼年時候生活的投影。這作品是張文環以幼時生活回憶為基調。是戰前台灣小說經典之作之一。

戰前台灣小說攻佔日本中央文壇

台灣的日文小說首先出現在日本文學雜誌上的首推楊逵的〈送報伕〉〈新聞配達夫〉。發表此作的是一九三四年的日本文藝雜誌《文學評論》。如眾所知〈送報伕〉是富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小說。小說的舞台一個在東京，另一個在台灣。在東京打工苦讀的台灣留學生去做送報伕謀生，遭到老闆的剝削，一羣送報伕團結抗爭。另一方面在台灣島內，留學生的家遭到日本製糖會社的欺壓土地被強制徵收，以作充分發揮了反資本主義和反殖民的強烈意願。

一九三五年一月號的日本《中央公論》，張文環的日文小說〈父親的臉〉獲得佳作。《中央公論》這次徵求小說，應徵作品共有一千二百一十篇，張文環此作榮獲第四名，充分證明台灣人日文作家的創作水準凌駕了眾多日本人作家。可惜此作並沒有刊登出來。步楊逵的後塵，呂赫若的〈牛車〉被刊登在《日本文學評論》第二卷第一號上。〈牛車〉描述以馱牛車為生的無耕田農民楊添丁，由於遭到日本資本主義的貨車載貨而失了業，最後淪為小偷的故事。呈現日本資本主義宰割台灣經濟的事實。另外一個日文作家翁鬧的小說〈戇爺〉被選為「改造社」《文藝》的選外佳作，後來經翁鬧修改之後發表在《台灣文藝》。一九三六年賴和的〈豐作〉經楊逵的日文翻譯登在日本的《文學案内》。一九三七年日本《改造》的徵求小說，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而被登出來。此作描寫台灣人青年知識分子陳有三在鎮公所服務。他有向上心夢想擠進統治階級但現實環境使他灰心喪志。此作也具有反殖民和反封建情結。楊逵和龍瑛宗的評論，隨筆和小說陸續出現在日本的文藝雜誌上。楊逵的作品分別刊登在日本《文學評論》《行動》《新潮》《社會評論》《文學案内》《人民文庫》和《文藝首都》。龍瑛宗的小說和隨筆即發表在《文藝》、《改造》《文藝首都》和《日本風俗》。

筆記欄

